

四  
書  
輯  
釋

大學朱子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

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

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即今小學書學者不可以不

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

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

語錄小學書是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

是以方其幼也末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而為大學之基本語錄先生問如若是收放心養德性曰放

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靜言是也收者便

於邪思妄念斷截斷不續耳曰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

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然

○真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

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戕害其及其長上声

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扶音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

之成功

也

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

是則學之大小

所以不同特以少

去聲

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

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冰炭之相

反而不可以相入也

薰香草蕕臭草

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

乎

上聲

去聲

掃去應對進退之間

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

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

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

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

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

學記曰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扞胡半反

格胡客反

勝平聲

人欲既發而後禁之則扞

格不勝也

通放

吳程曰扞格抵牾不相入

也上音汗下音覈見字記

欲直從事於大學則

不勝也

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

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

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下

扶又反

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

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

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下

扶又反

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

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語錄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

十來歲能賢者實已自有二三分大孝只出治光緒而今都

做去我種後來根株真補前日欠闕如二十歲竟悟得便從二

十歲立定物跟做去如三十歲竟悟得亦然便年八九十歲竟

悟亦只識得定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即前所謂收

而謹夫音伏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

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進德誠正脩業齊治而致

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

說焉語錄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却未嘗得敬

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孝首云明德却未曾論主敬莫

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有小孝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監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始

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

孝大孝皆不可無也程氏曰敬者定志攝精神而存養

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始然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

為大孝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一句為篇首三言之綱領朱子

明敬之一字則又明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

乎太而不害兼謂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

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

固其肌膚之會筋音骸骸通夜出吳程曰筋骸音斤謂之束而養

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

也通語禮記禮運云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信格

則也如頭容宜合於直之類東也會合也物合其

束收斂也如手容宜恭之類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

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

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

顛倒眩音贅贅音茂二音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

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

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伊川曰主一無適謂無

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

讀書時衣巾只着衣子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言裏心亦在

這裏只在此。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展轉。此不二。一無適。是  
 且一。外。又。別。有。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則伊川曰。只整齊嚴肅。  
 無適之功也。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  
 辭之。干。矣。○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  
 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  
 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至其門人謝氏之說。  
 便。一。內。面。才。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面。至其門人謝氏之說。  
 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語。  
 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惺。惺。不。昏。昧。之。謂。只。此。便。  
 得。為。敬。○學。問。須。是。警。覺。心。若。昏。昧。惺。惺。不。昏。昧。之。謂。只。此。便。  
 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知。此。○或。問。佛。  
 氏。亦。有。此。語。曰。其。笑。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  
 心。發。他。照。清。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  
 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  
 也。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如伊川是問。  
 主。一。和。靖。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而。何。如。人。到。神。祠。致。敬。時。  
 其。心。不。為。他。事。馳。亂。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語。錄。心。主。這。一。  
 事。不。為。他。事。馳。亂。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語。錄。心。主。這。一。  
 便。是。不。容。一。物。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語。錄。心。主。這。一。  
 氏。尹。氏。所。說。敬。處。曰。警。如。此。羣。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  
 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程。子。謝。氏。之。說。謝。九。  
 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  
 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

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先師曰：朱子添取整  
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勿齋程氏曰：整齊  
嚴肅，又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  
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終也。主一無適，而明也。然主  
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  
者一。○真氏曰：特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  
外交相養，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  
也，李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  
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  
以始，則夫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  
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  
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格物致知，以開發聰明也。由是誠  
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大  
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其大者，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  
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為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  
而離去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曰然則此篇所謂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

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

陰陽五行而已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

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

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

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

後有以為竄鬼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語錄問必有理然後有是氣是

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理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

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未嘗離乎氣然則搭與氣則為金木

水火土氣使粗有仁義禮智曰理未嘗離乎氣然則搭與氣則為金木

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語錄就謂之健順又分而末分五行時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有氣

後有形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



可亂也。東窓李氏道傳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出，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繁，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可易者，健也。循是理而不可違者，順也。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爲先。既而體不凝焉，則鬼次之。鬼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體。無不生者，也。鬼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體。定者也。盛氏曰：理言而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疑則有是形而氣不離理。性矣。周子之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反則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語錄以理言之，則氣則不能無偏。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所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知識物受天地之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顛之知祭。大但能守，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之所以與物異者，此耳。論萬物之一原，則聖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予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是一般道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純駁故氣異，萬物相近。以其昏明開闔

形之物雖自不同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邪曰賦如俗語  
 又有不能同者語錄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衣來衣去便  
 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  
 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  
 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  
 只是再計虛靈不昧以具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此  
 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此漢陳氏  
 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  
 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此漢陳氏  
 只是再計虛靈不昧以具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此  
 而有此妙用此非可專指氣如心慈底人亦有風行何故時  
 迷顛錯無此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  
 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  
 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  
 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  
 又有不能同者語錄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衣來衣去便  
 形之物雖自不同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邪曰賦如俗語

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  
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  
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  
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  
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平  
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  
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  
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

不能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介音甲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反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反又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音既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

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音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音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音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必至增益之也虛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反形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氏曰則者法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爲之莫不有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乃吾心之統緒於天而有用之問而各有本然事物各具之善太極也事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言之而傳音所謂君之仁臣之

荀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  
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  
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上聲略上聲復而  
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脩脩已治人之  
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  
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  
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夫抵大學一篇之  
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  
此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  
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  
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  
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  
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反狃九於近利而不

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  
物而不謬者。鮮矣。語錄不務明其明德而必政教法度為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無所出只是規模淺窄不肖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徹真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物上皆是意也。  
○盧氏曰成已謂明德成物謂新民不止至善故不謬者鮮也。  
○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據乎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已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春秋穀梁傳信疑二字所本也此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  
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註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  
上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  
反訛吾禾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

矣其傳聖言而謏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邪○曰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至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

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

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至善之所在則不

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音中夫正

音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

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

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

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章句云知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

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

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別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

之間從七恭容閒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

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音聲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語錄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  
下極深研幾字竟未悟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  
未子細要之只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  
着得研幾字  
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  
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  
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語錄如志學至從心中問許多便是  
終身立立至不意相似此某事當大抵皆相類只是就一級中  
問細分目○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  
事至物來對着胃中恰好底道理○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以止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  
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  
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  
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語錄言知工夫先後次第則  
進高而其入道為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至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

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  
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  
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  
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所以  
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  
得其所以止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  
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  
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声下同其長而天下無  
不平矣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由不可使  
知之意也親親長長則齊家之大者然天下之本  
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  
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  
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  
所主雖欲勉強上声下同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  
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

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暗知則心之神明必毀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知又本神明之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語錄神是慧地精彩明是慧地神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明。衆理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宰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問如何宰物曰無所知竟則不足所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問如何宰。○盧氏曰心之神明即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也。心固具衆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衆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具表與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主理言靈兼氣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用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

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語錄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忠蓋君是簡主賜百姓人民皆屬他管他自是用敬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簡主賜百姓人民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身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而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盧氏曰粗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音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格于文祖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繼志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援音表以爲證而見形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有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

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語錄淵  
道率大率却不說格物致知鄭氏古史中庸不獲乎上却  
不說明善誠身這○曰物格而后知至至國治而后天下平  
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  
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  
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  
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  
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  
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  
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  
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  
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  
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  
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

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反夫音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

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

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蓋氏曰

德與新民對則大率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

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

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德之虛而無極其精而不亂則

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

之體無不致矣不斷之而能致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所

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

之盡其大德數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

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

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

亦不容無等差楚宜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

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其長則所

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辭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而何以得爲爲下去抑已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反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去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嫡子與國之俊選去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

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  
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已事之所當  
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去已也以其  
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反力爲馬亦爲  
去同入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誠字敬夫號南軒  
爲已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  
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非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  
而無毫釐之差矣語錄問爲已爲人一將曰這道理要自看如  
此做這便是無所爲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書便  
此理會身已錢錢要人知便是有爲爲如出上人錢錢便  
安排這箇如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如甲兵錢穀邊豆  
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如甲兵錢穀邊豆  
望一是不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已者  
若因要人知了去待他便爲人○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  
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無幾矣有以此要譽者  
○南軒此言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者  
欤○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也



傳之也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

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

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

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

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

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

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有心養性脩身者

誠意正心脩身也語錄知性者物格也知至也知字對心字○物理之極處無不

知到知性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如二反之說義

利之分常言之序孟子曰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

也序亦無不脩武勝反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

者之先務而論孟猶勉其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

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

典通爲法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  
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  
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  
論孟之爲法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  
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  
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下法聲同緩急  
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  
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  
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  
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  
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  
大本也盡性經綸大經也立教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  
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

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

語錄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依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頓異

明德之類可見○曰顧謂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

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反形旬於日用之間人惟

不察於此是以汨音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

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語錄

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

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謂者只是心裏

初豈實有此理一出言一見其形象耶○盧氏曰然則不可失也

是已天之命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道者

性義者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矣○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俗言

見成道義皆從此出也我但當存之又有不令頃刻失之則天

下之道義皆從此出也我但當存之又有不令頃刻失之則天

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

其大德也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曰是三者

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

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

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

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即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違人何違人何違小也○天即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

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天即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皆天也顧是常要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

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

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

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

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

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

潔而塵垢音烏又之也一旦存養省反悉察之功真有

以去上同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平淪音

澡音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

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

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

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

之功無少間斷間去声斷徒所反下同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

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

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

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

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承職反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音弗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躋反西

二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躋升也聖人能敬其德日愈升於高明也然本湯

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

有一德而於復如政太甲之初復下同以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音於桐處社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語辭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如是云以義以禮不遠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盧氏曰不遠聲色等八句是敬之目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事也其後周之武王踐阼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子尚父太公望呂氏詳見孟敬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子尚父太公望呂氏詳見孟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威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語錄問從順也敬便立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發明曰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退而於其几於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實自此發

幸頗見

反形旬

於禮書願治志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

鋪

莫之考也大戴禮曰武王踐祚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  
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  
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強則相弗敬則不正枉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帛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  
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  
見爾前憲爾後鑑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  
可溺也溺於水不可林也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  
胡害其禍將太母曰胡傷其禍將長孺銘曰隨天之時以地  
之財敬祀皇天發以先時劬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之易  
知者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  
于此者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  
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  
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  
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  
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  
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

莫之考也。大戴禮曰武王踐祚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  
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  
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強則相弗敬則不正枉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帛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  
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  
見爾前憲爾後鑑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  
可溺也溺於水不可林也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  
胡害其禍將太母曰胡傷其禍將長孺銘曰隨天之時以地  
之財敬祀皇天發以先時劬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之易  
知者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  
于此者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  
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  
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  
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  
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  
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



說也

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

蓋嘗因而考之其曰

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

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

不暇於致詳當別為法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

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

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

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

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

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

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名

有所止也○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

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  
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學者必生知所止而後方得  
生知而後得矣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  
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  
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  
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  
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  
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  
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  
說乃復扶又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尙其  
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謂一字如仁  
字敬字之類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  
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

或墮於阿諛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

尾生白公之為也

莊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果橋也

○左傳哀公十六年齊人殺子西本楚平王太子也死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果橋也

出奔而至於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尹子西曰吾

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葉公曰葉音魯周仁之謂信率義

之謂勇勇而信而勇不為不利葉公曰葉音魯周仁之謂信率義

求死士殆有叔乎復言非信也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

使適吳吳音變為白公白楚邑也邑宰庸也公請伐鄭子西

許之未起師而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請伐鄭子西

不告女音以痛為直乎得以殺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不從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敵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

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反形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

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

理哉○曰復扶又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

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

此詩以發明之也夫措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

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

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擇善即備事之事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惴惴者嚴敬之容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辟雖萃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語錄問引切磨琢磨是字者事而盛德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魯穆文王說聖人止不是掉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孝如得○盛德至善言聖人入事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義又不為無辨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脩之別被列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去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上全堅確京角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此此先論語引詩之意異此此以講終條理以見二者之常兼盡而不可偏廢也○語錄問琢磨後更有歷闡跡如何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

成法後篇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

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

思其覆反敷教

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

反哺故

鼓腹而安其樂

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

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

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

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

明其德而可以新民

民以見明明德之極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

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曰淇澳

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

何以知其不然而獨下音獨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獨故

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

知其當獨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又

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實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蜀音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六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文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

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  
以其複音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  
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同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  
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  
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於  
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  
之云者則知屬音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旣以知  
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  
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  
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  
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  
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  
上之當有音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



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  
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  
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取反闕焉且為最初用  
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  
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  
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  
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  
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  
下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  
德對策曰勉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  
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  
節○盧氏曰竟者知至之事也思曰睿睿作聖則知至矣矣  
知至矣他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  
思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矣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

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  
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  
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  
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事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  
自樂音洛循理爾夫音扶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  
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  
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  
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  
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  
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  
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  
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語錄人知鳥象之殺人說  
然不食是眞知之也知不  
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真知所以未能真知者此  
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不理會得十分澄淨此

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  
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  
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  
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  
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  
處其當法否皆窮理也。語錄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一本變。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  
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  
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  
語錄一日一件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短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也。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聖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公  
有箇貫通處。

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是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  
夫萬物之可以行理與夫動植小太這底是知何底是那底是知何  
窮窮則一身之理與夫大萬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  
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  
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積累如水反源則自多後自  
當脫然有悟處語錄問知至若論極盡聖賢亦難言如孟  
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插一件差誤底事來也  
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道底亦通將去其舊亦有此疑後  
有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  
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一二雖未窮將來湊  
會都自見得。王氏曰若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竟  
悟却自是三樣第一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  
厭格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  
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  
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  
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  
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

推而無不通也

語錄既足數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

得忠一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

子明否一事上窮若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便會得。問曰若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也。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延言。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於此。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急難曉。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三件。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聖之一。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至如此。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把這箇。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之。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亦事。言惟致子為見事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思量這箇少間

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為是一理  
○程氏曰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之機也如言  
孝則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此格物致知要法一事上窮不  
得則別窮一事此格物致知法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各具  
之太極也萬理同一出一源萬物統體之大又曰物必有理皆  
極也推而無不通則有曉然豁然矣  
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  
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  
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  
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養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  
七性之節禮記云凡為人子反一之節者冬溫而夏凊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  
精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  
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  
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  
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  
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語錄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

然只是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孝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

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

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奇去出太遠而無

所歸也語錄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

明人倫論聖言通出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

是向孝問○致知一章是大孝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徹後

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

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者太去鈍會外事則教之去父

慈子孝上理會白若不務此而徒泛觀萬物之理恐如游騎

出大德而無所歸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清

固切於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

當理會底但湏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

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又曰格物莫若察

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之於身其得之尤切語錄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

互相發處○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九條者皆言

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此九條者皆言

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盧氏曰用力之

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

格一物明目又格一物之類是也

以格之其速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語錄問知至而後意誠

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得深處只是

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而不狂敬者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

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

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

能作得主宰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夫惟在居敬

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

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能合下

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

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與眼期涵養兩下用工涵養本原思

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

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盡心盡力知後如此養否曰此不分

知莫過於寡欲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

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也蓋

氏曰欲致知因在有所養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

無所養正知微意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

則心有所養而知明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

已近道矣是何也以収其心而不放也

近道只就格物上便



可收其放心此條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

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

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

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易文言曰學以聚之

行仁之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

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太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

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

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

經賢傳之間乎禮音偉是也此不韙之說出春秋左氏傳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

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此以造化發育

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

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

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理方為則○理之所為

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不能處。盧氏曰。物有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達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

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

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慎隱羞惡者

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條主而不亂也

則負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得此理  
 則負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得此理

也氏曰心之中爲物主初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

則隱等四者之別仁為主而隱之可與所謂則也次而及於

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堪

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

自不容已所謂理也盧氏曰目等乃吾身所容止口之物則

氣容肅鼻之則也。思聰視思明父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

別有之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吾心之則一也。乃此身之體統一者。乃各具之所謂外而至於人則

自出其各具者初未詳在何經者之終也外曰三

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

其太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

一息之頃不能遺也天地及一塵是橫說是乃上帝所降之

衷書湯誥篇曰惟皇祭民所秉之彝詩承民篇曰劉子所謂

天地之中補證秦劉成食采之邑各康康公成其謚也成子受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補證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補證伊川曰

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事物物上

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事物物上

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

厚家于厚州府邵縣橫補證正蒙書誠明篇曰性者萬物

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子名雍字堯夫謚康節河南人但其

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

物之與性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其語錄問降衷秉彝一段

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其名雖異其義之皆是一

方見其所謂同。秉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自然好底

道。理天一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然好無過不及。是箇自然好底

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為則。而取其正也。天生民有物

有則則字折衷折衷者以中為則。而取其正也。天生民有物

之。以則則字折衷折衷者以中為則。而取其正也。天生民有物

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德降衷而下。民緊要在降字

據來。必與天而受。而謂之降衷。自人受此。德降衷而下。民緊要在降字

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問。齊而。言秉何也。曰。渾然。一性。具

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

自物之理。是時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

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為性。自氏曰。詩謂秉彝之理。以衆民

皆流。行此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只率仁義之心。二言人得陰陽之理。以衆民

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率仁義之心。二言人得陰陽之理。以衆民

也。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率仁義之心。二言人得陰陽之理。以衆民

物。皆有箇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

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不可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

惟是。統性者。道之形。理也。知見得實。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

這道理。還是性。分之內。邵子忽自於。郭。郭也。身。身。心。心。內。內。說。說。出。出。幾。幾。句。句。云。

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自於。郭。郭也。身。身。心。心。內。內。說。說。出。出。幾。幾。句。句。云。

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身。心。心。內。內。說。說。出。出。幾。幾。句。句。云。

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文集氣質清濁偏正。正本正蒙中語

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槩而論  
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  
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大  
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  
而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  
知以其票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  
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  
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  
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盡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本原及其進乎大學則又  
使之即夫音扶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  
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  
之方則或考之事為或著或察之念慮或微或求之文字之  
中或索山客之講論之際盡氏曰此四句格致知之條目使於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萬獸草木之宜自  
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  
而不可易者真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道體合當  
是人力強爲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  
以然知所當然知性知所以然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  
也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  
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  
所極至善之謂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  
體而無不盡矣知此格物致知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  
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  
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  
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  
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  
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

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  
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  
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作偏一而無以盡  
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  
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  
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思辨之際以致盡心  
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  
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爲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  
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  
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  
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  
近世佛學設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  
之實學其亦悞矣語錄問陸先生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

此明心明則無不照其誠亦以力行其力不夫隨事討論後  
氏曰存心窮理欲交此心皆此理如窮理而知存心而不  
窮理則能執持此理無不通孝之大端惟此而已故必二  
交進則心無不正此理無不通孝之大端惟此而已故必二  
容氏曰存心一主於此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思辨  
格致之工夫大也言以此心言細以義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  
靜以主敬工夫大也言以此心言細以義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  
德明矣○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  
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  
如扞義否曰亦有之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  
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陷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  
亦曰扞去此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論說是其為說  
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  
去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  
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



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外

物之誘人人其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

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

不可以毫釐動之反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

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

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

以窮其原而徒惡去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去之則

是必閉口枵虛懸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上類然

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也是離齋我無君無父之教

有不能究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

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於文

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

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盛

其大而不畧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作是而用力焉  
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計  
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  
也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是於說經之  
妄肆穿鑿唐之徒二句說及此以爲學之弊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方服反亦作覆詳備而無俟  
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  
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  
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  
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音落好惡並去聲之情則  
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並去聲之變則天地山川爲一  
者似矣呂氏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  
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  
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

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王反處皆通者謝顯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其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其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

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當於何處喪夫聲於夫子  
乎喪謂失位去國曰問當於何處喪夫聲於夫子曰然則  
是非君子之言也魯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  
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魯子曰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其哉

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戌之  
孫。名離。自爲石。離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難也。死之  
速。初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曾  
仲孫閱問。曾失位去國。而得反。以載實而朝。夫子曰。若是其  
也。曾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  
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  
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暗  
以厚德者。亦似矣。胡謐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  
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  
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  
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  
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  
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  
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  
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誠仁  
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



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侗字愿中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富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去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同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下革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下同已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陳氏

曰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字也記誦博識口耳外馳表志之學也

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並去聲下同善而惡惡上去聲下同如字此後可好惡並去聲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費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下同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去聲惡而適所以長去聲乎其惡是則其爲



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  
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  
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  
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  
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  
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  
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  
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去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  
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  
非爲人而惡之也。嫌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物足分所發之  
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  
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  
矣。意誠則心正。身脩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便究言之。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

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甚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重聲出也後此皆然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脩○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慊曰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

謂慊於志則以銜其決與足之意而言者也

**通證**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

惠王書曰自五伯音霸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

孟子所謂吾何

慊漢書所謂慊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

**通證**

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

爲銜恨或爲銜恩亦同此義

**通證**

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

膠東王長公主嫫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

欲與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曰諸栗姬短景

帝當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

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嘗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

之王夫人知慊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

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

曰是乃所當言和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

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

讀與慊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哀懼便

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

伏又反

生死

次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

文咸

然虛明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其  
本休之不難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反之俯仰因物賦  
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  
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也可  
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法節則其鑑空衡平之  
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  
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  
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  
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  
接彼物而言。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如鑑未照物只是  
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  
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懼  
未發之中所謂過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感而應  
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  
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  
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  
則妍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

若真休之本然吾心之太極也隨感而應則本體之真在  
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  
下之大本流明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天之下達道是明德之  
感而遂通者也流行不滯正未嘗無寂者存○微庵程氏曰未  
用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後正發而不中節而  
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而後正夫有不正而後正發而  
正耳章句曰用之不正也惟經之其正或問曰此始有正而  
正未嘗言體曰用之不正也惟經之其正或問曰此始有正而  
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之或問曰此始有正而  
靜安也傳之心庸未發之中無不正之或問曰此始有正而  
教人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脩其身則戒謹恐懼而動者之  
交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動者之  
卷之六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動者之  
元身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  
事既誠正而脩矣始有誠復之時若當誠意之後氣誠而求  
靜非吾儒事也况心不在焉亦曰吾心不在焉此乃異端之  
事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  
豈一於靜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  
之謂乎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

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  
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  
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  
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者幾鮮希矣所謂  
類也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  
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反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壁而全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  
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問者竊以類  
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  
所向則失其好去聲惡去聲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  
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  
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去聲之  
間將無一當去聲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

勝其情愛

尼贊反

比音

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

北溪陳氏曰

國公國司州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  
已趙氏曰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比之私尤所  
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  
至近至密之此一事之微無所容數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

子之也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

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

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

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

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

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

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

心一正則身不待儉而自脩也

語錄大章所以有許多如次

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識而心

未正者故於好惡間減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

人省察用功故經之序也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

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則心正  
事守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脩也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

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夫教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

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

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

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

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

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訕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

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鼓

孟子之隱諒几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

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爲諒慮其

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情而其意則

正欲人之於此更加審察雖曰所當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

情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

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

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

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

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天知使眾之道不

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錄反而有待

於強上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

細則大者可知矣細則大者可知矣○三山陳氏曰民而

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無二心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無二心○曰仁讓言家貪矣

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

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惟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

意爾意爾效效於為善仁效於為善仁諒必積而諒必積而則於一家而後可以化則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

貪矣則終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貪矣則終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曰此

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音勸察也勸也而后化且內適自脩而遠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法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孟氏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人者怨也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者必先有忠而後有恕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

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已  
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  
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於  
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  
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  
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下  
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  
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  
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始加多源潔流清而  
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  
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  
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  
如已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

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人雖至愚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

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山亦多稱之者但

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

於已今曰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已之

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

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

評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

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

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

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

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鄧音惲反不能

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

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爲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語錄以恕已之心恕人此句未善不如橫渠說以愛已所不是推此計度之心此乃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忠即推之以及天下之事也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德之推而恕之事也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章繁拒之義則欲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言義各有收當也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木故此章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收當也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大孝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恕則隱然見將身以前之當言忠矣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未言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者也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可也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我必不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右而輕天下也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

○曰既結上文而復反又引詩者三何也曰

夫人言必以詩證義又其聲莫不依聲感賦依據反有以感發

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以此章所

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

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

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

詩之助興暗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

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

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之意也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

音牙嫁反音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

天下之道而復反扶又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眾

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

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

章又申言之以見形向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

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声之也老老長長恤孤

典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然矩是乃處之之道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

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齎有

以倡尺亮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

化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

而失其所以處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

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暗繫矩之道然

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曰何以言繫

之爲度特路反也曰此莊子所謂繫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

絜大者也莊子各周人問世篇匠石之齊至于曲糝見

美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与陳涉前此諸儒蓋莫之

有惡非而強訓以擊反殊無意謂先交太史范公名如圭文

公父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繫度也

語錄莊子言繫度東也是矩所以爲方也以已之心度人之

將一物闡束以爲之則也心知人之所惡下同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

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

分去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

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是則所

謂繫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

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

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

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爲之哉亦曰

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

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已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



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

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務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

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爲衆人之心而盡絮矩之道一有私

意存乎其間則一膜

音

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絮矩亦將有所

隔礙

牛代反

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

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

去聲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

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

音

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

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主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由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即

位吏治尚循謹其然由居二千石中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即

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署公勝署即中署也相告言罪勝署

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也○

刺史以爲肅方事上而好下後已此一反也曰然則絮矩之

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

變化而草木蕃殖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

以推之而無不通耳

語錄推得去則物我皆通自有生生

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

於人欲已之富欲人之貧欲已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像全

然天地間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

惡取舍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

以上下四方以此度音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聲若於理

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

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

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

雖庭除之內跬反立耳步之間亦且參商二星名矛盾者反

二者器詔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

又必以忠為主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

一而不可得蓋唯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

後本末之意也

所當先而為本者忠也

然則君子之學可不

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已  
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  
通焉將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  
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並去不偏然後有  
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  
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法民知興起然後可以  
推已度反待洛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  
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  
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  
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爲廣博周  
者臨發廣博  
周遍得乎  
○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  
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  
好惡也夫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

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被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繫衆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繫衆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繫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黜國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

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  
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  
矣○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  
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  
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  
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  
何也曰言好法歸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  
亦由繫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法歸下矣然仁  
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  
如字下惡人其惡善惡並同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  
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  
得彼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  
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音扶彼此之

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然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魑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給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進之爲屏必正反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以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尊以屏爲進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難勿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

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

許亮反

背

暗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

其緩急以為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

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

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

好惡並去聲下同

惡

知人之性然也有拂

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

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

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

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

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

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

扶又

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

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精洪範八政食貨為先

見尚書洪範篇二十八政

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

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

剥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

本節用崇本生之謂為之疾也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

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韜範中見有子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

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

已豈若後世頭會反算鈔力發厲民自養之云哉國語西

陳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散罷音疲頭會算鈔以

供軍費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算鈔之而供軍需財隨力

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

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賣爵禍

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

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声

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

時發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



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

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

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

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此里之舞靡靡之樂

池縣肉為材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

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

走登鹿臺衣其寶紂亦自焚而死武王遂新紂頭賜之白鹿

又書武成篇此篇記武王功成而事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資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

傳始帝播遷帝德宗也朱泚反帝出走在外府藏委棄至是

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無署庫材大盈二庫別藏貢物

贄諫以爲今師旅方殷膳痛呻吟之聲未息應以除貢私別

庫恐群下有功給軍賞帝悟即徹其署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

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反六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

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反又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按

園葵去上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商者去其角傳之翼者

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為魯相舍葵

而夫食其謀曰茹拔其國

蔡氏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分定牛無上南者則

夫工女安所離其貨乎而疾也謂食禄者不得与下民爭利

有角其餘無角則言上齒傳之翼者兩其足傳讀曰附者則

也言息不四足是謂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

亦受力不勤於末未謂工商之業是聚斂之臣剥民之膏血

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

仁者之心在誠惻怛當萬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

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

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公事詳見論語以求聚斂於

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

所以責一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

奪不壓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

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

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義利按本塞原之意其傳蓋亦出

於此云語錄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

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曰此其害留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

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

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

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字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

以敗其國者系弘羊楊慎翁朱子以

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監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為

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為御史大夫昭帝朝為

後為大農令○字文融漢武帝朝為御史大夫昭帝朝為

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

丞有司効馳交不呈作威福昭烈平案對司農發融在汴州給

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

屈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

力以率貸之給事中與戶部侍郎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

為司農少卿領度支取省錢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延慶宮費人資

悼不已為治粟羊即羊引羊宋諱去弘字武帝時

長後與上官等又請令吏入粟管監鐵作平準之法盡籠天

同聚歛宇文敗由公宗反族令吏入粟管監鐵作平準之法盡籠天

於是諸道收沒戶出八十萬歲於天下籍取匿戶美田佐用要

中亦不後以受職散出八十萬歲於天下籍取匿戶美田佐用要

下調發始項授部史中承後物有司所案道死廣州揚所直自此天

與道發始項授部史中承後物有司所案道死廣州揚所直自此天

季延發始項授部史中承後物有司所案道死廣州揚所直自此天

帝傳上柱國謚曰繆太子太故陸宣公之言曰州嘉公名贊字敬德宗

言見奏謚其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則鼓幹涸瘁反秦辭而根抵蹙反居月按矣呂正獻公之言曰

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

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

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

言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欲以存天  
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欲以存天  
所更下平定而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  
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去聲義利之兩端而戶  
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又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  
相循去聲間去聲見下形同反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  
之則其端緒接續脉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去聲人深切之意  
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  
至終盡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  
可不察也